

29

印象派畫風

YING XIANG PAI HUA FENG



重慶出版社

印象派畫風

YING XING PAI HUA FENG

張曉凌 潘雪梅 李 一 編

重慶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0 号

责任编辑 江 东
装帧设计 江东 朱江
译 文 施 洋

张晓凌 潘雪梅 李一编

印象派画风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20 印张 12 插页 4
1992年9月第一版 1992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50 册

*

ISBN7-5366-2360-7/J. 273

定价:40 元

印象派——19世纪视觉革命的神话

张晓凌

今天的人们在谈论印象画派时，即使最刻薄的嘴，也无法对莫奈或他的“同党”吐出一个“不”字来。史家或批评家也习惯性地把这些早已仙逝的前辈尊为不容怀疑的大师。当然，这些荣誉他们受之无愧，因为他们的确在19世纪传统的土壤上酿成了一场真正的视觉革命，而且这个革命的意义，足以使印象派通体透着神话色彩。

1874年，一群在沙龙画展上屡战屡败的画家们，包括莫奈、雷诺阿、毕沙罗、西斯莱、德加、塞尚和贝特·摩里索，迫于无奈，在巴黎自筹资金举办了一个“民间展览”。这本身就带着挑战意味。作品更不必说——它们引起了整个社会的群情激愤，被认为：把颜料装入手枪内打上画布，随后签上名字而完成的作品。对莫奈《印象·日出》的评价更为糟糕，被斥为：毛胚的糊墙花纸也比这海景更完整些。不过，历史老是打评论家的耳光，这次也不例外，它的筛子上留住了印象派，并使之闪闪发光，至今尚未退色，或许永不退色。

印象派之前，巴黎画坛并非一潭死水，而恰恰是一个战场：画家、艺术经济人、批评家、出版商、乃至一般公众云集于此，为了各种目的，或付出真诚，或生出虚伪，或投机取巧，或殊死搏斗；为了新的画风摇唇鼓舌和为了古典堡垒赤膊上阵皆为日常图景。最著名的是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和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罗瓦的争斗：两人在法兰西学院门前大打出手。德说“线条是色彩”，安大怒：“色彩是虚构的，线条万岁！”另外，还有两个很有名也很自负的画派：库尔贝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画派，以柯罗、卢梭、狄亚兹为首的外光画派，也就是巴比仲画派。总之，印象派那些毛手毛脚的画家们刚一出道，便生活在这样一个酷爱艺术、并为之付出毕生精力和才气的画派群中。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幸运的一群。促成他们走向视觉革命道路的，一部分因素来自于他的眼睛、手和头脑，另一部分，则要归结为他们从前辈们那里得到的巨大遗产。

后一个原因印象派画家自己未必意识到，通常情况下，他们对前辈态度是冷漠的，有时干脆不

买帐。比如雷诺阿在格莱尔画室学画时，老师看了他的画讥讽道：“无疑地，你是为了自寻乐趣而拿了颜色随便涂涂？”雷诺阿毫不退让：“要是画画不使我感到乐趣，请你相信我是绝对不会去画的。”莫奈的反叛精神更甚，在他的鼓捣下，雷诺阿、巴齐依、毕沙罗等纷纷反叛了古典画派，走向了枫丹白露，走向了大自然。这是印象画派诞生的第一步。在这里，观察自然所得到丰富色调逐渐消解了古典绘画的酱油色调，并有力地泡软了至高无上的线条原则。在他们看来，他们在前辈大师那里学来的东西，全部加起来，也不过是创造一个全新视觉画面的垫脚石。这虽有些狂傲，确也是事实。因为在印象派画家的成熟期，除了德加还不时地向古典主义暗送秋波，马奈还保留着一些古典画的原则外，其他几人的画面，完全是崭新的、充满阳光和色彩的了。它开启了一个这样的智慧之门：艺术的法则是前辈愚弄后辈的把戏，而不是上帝的产物。这样，无疑地，为现代艺术的到来准备了一块敲门砖。

和古典主义比起来，外光派画家的艺术态度和莫奈等人要贴得近一些，因而其忠告也顺耳得多。雷诺阿很钦佩狄亚兹，这个跛了腿但心中充满仁慈的人对雷诺阿说：“没有一个自尊的画家会画上一笔，如果他眼前没有模特。”这句话使雷诺阿的色彩在短时间内迅疾地明亮起来，让伙伴们大吃一惊。同时，杜比尼的方法影响了傲慢的莫奈，他的颜色点子和画面的即兴性质，使莫奈吃惊，因为只有这样，画面的光色调子才能准确地捕捉到大自然的瞬息万变。

有人认为，19世纪自然科学领域中光色原理的发现是印象派产生的一个根源。这个结论有些牵强。因为印象派的画家们除了对自然外，对其他东西均缺乏兴趣，包括社会、政治和科学。只能这样说，自然科学中的光色原理是从研究和实验中得来的，而印象派的光色调子则来自于对自然的观察与表现，二者同时觉察并发现了这个自然的奥秘，但并不互为因果。

马奈生来就是一个不愿在各种权威信条下生活的人，他的反叛行为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比在画面上表现得还要多，因此，成为巴黎名噪一时的浪子。但他成为印象派画家，并不仅仅来源于这种反叛精神，而是更多地受到了莫奈等人的影响。在印象派之前，他的画面特点表现出革新精神与灵感的巧妙结合。从《海滨浴场》开始，马奈让光进入了画面，并成功地控制到了光和造型的和谐点。《女神游乐场酒吧间》是马奈印象主义时期的代表作，在这幅画上，光的表现效果达到了梦幻般的境界。德加早年受过良好的古典艺术教育，因而一直对线条心仪不已，但他最终还是明白了这不过是一条死胡同。因此，在印象主义创始期，他就是一员干将。印象主义也没亏待他，他的杰作《芭蕾舞剧院的休息室》、《苦艾酒》等均是印象主义实践带来的硕果。在这些作品上，光成为主宰，线条仅仅是光线的附属品。

和马奈、德加比起来，莫奈仿佛天生就是一个印象派画家，敏感的眼睛，坚强的意志，加上那点

可怜的学院派教育,使莫奈比他所有的伙伴更早地直觉到了光色时代的来临。1867年画的《花园里的女人》已让光线穿透阴影,并以笔触来表现光线的颤动了。1874年至1878年之间画的一系列作品如《阿尔让特依大桥》等是他的也是印象主义的扛鼎之作。黑色已从调色板上消失,光谱色彩组成了明亮瑰丽的形的实体。所有的景物浑然一片,金黄色、紫色、和蔚兰色在笔的摆动中互相交织,空气在其间运动、徘徊,纯化的感觉和纯净的生命与之共舞、升腾。

雷诺阿受的学院教育显然比莫奈多一些,但这也并未妨碍他迅速成为印象派画家。尝遍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各种“美味”后,雷诺阿终于以人物画为切入点,进入印象主义时期。1876年创作的《红磨坊街的舞会》是这一转变的标志。这个时期,雷诺阿试图以断断续续笔触的运用、色阶的微妙变化和光的颤动来达到光色的完整效果。此后,他画了一系列印象主义的杰作、同时,也因经济上的压力,不断寻找讨好一般公众趣味的方式。尽管雷诺阿时常表现出艺术上的动摇性,但他仍是在人物画上把印象主义原则体现得最为完整的人。

毕沙罗生性稳重,画起画来有条不紊,早期风格略嫌杂乱,既有拉菲尔前派的感伤主义,又有装饰性的介入。从1868年制作的《布日瓦尔的水闸》开始,他逐渐向印象主义移位。这幅受莫奈影响的画面,形的确定性已明显消解,深远的空间透视压扁为平面效果。1871年至1880年,是毕沙罗创作的辉煌时期,他的印象风格已完全成熟。在朴实无华的题材方面,他比所有的同伴走得更远;光线已努力地渗透了所有体积,色彩在光的变幻中形成了丰富和谐的调子;它们有力张扬了画家内心对自然的无比欢乐。

在艺术和天性上,西斯莱比毕沙罗还要审慎,尤其在艺术创新上更是扭扭捏捏,怕“走极端”。所以,和莫奈在风格变化上的宏大气魄相比,他只是一个“小巧大师”。1872年后,西斯莱以《阿尔让特伊小广场》等一批作品来回报印象主义对他的馈赠。他的作品稳定性强,色彩强烈而斑杂,宁静和谐,或溢出忧郁,或激起乐观。

印象主义一词源于1874年第一届联合展览会莫奈的作品《印象·日出》,这个词是被狂潮般的嘲弄哄抬起来的,它差不多和“失败”同义。此时,印象派这一群,不但被官方的沙龙拒之门外,连衣食也无着。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努力地办了8届美展,直到1886年。这期间,尽管他们也偶尔向沙龙世俗势力低一下高贵的头,并且,为了不同的见解和名利,常常大动肝火,但这一切均被它辉煌的胜利所掩盖了,历史给予它的,只有赞美,因为它的的确确体现人类视觉对自然认识的深度和独特性,创造了一个完整的视觉革命的神话。

1993.1.12.于北京



1 海滨 1863 木板油画 34.9×57.8cm



2 码头 1863 布面油画 34.6×57.8cm



3 海滨 1871 板上油画 19×16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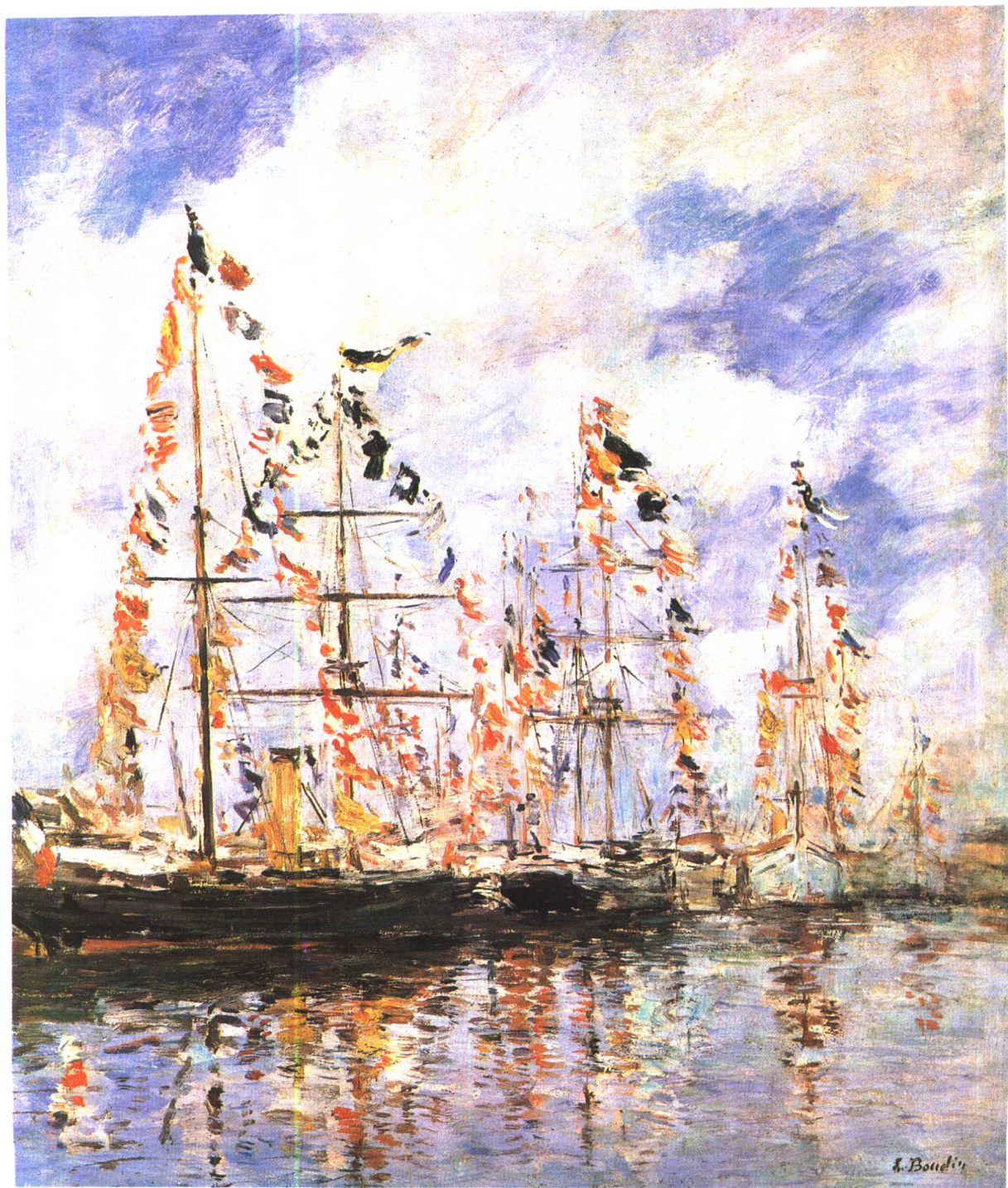
4 雨中 1875 布面油画 73.5×100.7cm



5 海滩上的女人 1881 木板油画 24.8×36.2cm



6 海滨 1880—1890 板上油画 23.5×33cm



7 游艇 1895-6 木板油画 45.8×37.1cm

马奈作品



8 牡蛎 1862 布面油画 39.1×46.7cm



- 9 车站 1873 布面油画 93.3×114.5cm
10 李子 1877 布面油画 73.6×50.2cm

